

3

西戎

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文学剧本

西戎文集

山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文学剧本

王德锁减租 (郿鄠剧, 与孙谦、常功、芦梦合著)	
-----	1137
防奸自卫 (秧歌剧)	-----1208
刘拴拴参军 (剧本)	-----1223
夫妻转变 (秧歌剧)	-----1239
圈套 (独幕话剧)	-----1254
扑不灭的火焰 (电影文学剧本, 与马烽合著)	
-----	1276
兴业春秋 (电影文学剧本, 与李逸民合著)	---1349
青春的光彩 (话剧)	-----1460
叔伯兄弟 (电影文学剧本, 与义夫合著)	----1553
好一个孺子牛 (电视剧文学剧本, 与谢俊杰合著)	
-----	1647

王德锁减租*

(郿鄠剧)

人物表

- 王德锁 贫农，四十七岁，老实胆小，忠坚勤恳。
- 李 氏 德锁妻，三十六七岁，脑筋比较清楚，泼辣、爱说话。
- 张保元 减租后翻了身的中农，二十五六岁，本村农会干事，能干、踏实、正派。
- 丁 丑 减租后翻了身的贫农，二十四五岁，本村民兵小队长，性躁直爽、勇敢坚决。
- 赵卜喜 地主，四十五六岁，顽固狡猾。
- 赵拴儿 二流子，二十八岁，给赵卜喜当狗腿，嘴巧会说。
- 刘日新 地主，四十七八岁，开明通达、正派。
- 润 宝 贫农，三十来岁。
- 补 来 贫农，五十多岁。

* 本作品系与孙谦、常功、芦梦合著。

村干部 二十多岁。

刘日新妻 四十来岁。

农民甲、乙（即长青）、丙（即王五）、丁、戊。

民兵甲、乙。

群众 四五人

第一 场

〔拴儿上。

赵拴儿（快板）东家走，西家串，

我是张家沟的大懒汉。

每天起来四处转，

晌午爬起睡夜半。

溜勾子，耍赖皮，

赌博骗人的本事样样齐，

说到受苦那就不用提，

我看那受苦的事儿比甚也低，

人家是搁下镢头就拿起锄，

辛辛苦苦的务庄禾，

我啊，受苦的事儿咱不干，

有空还想碰几“和”（读“胡”）（注一）。

说我懒，我真懒，

老人留下十垧地卖的卖来典的典，

五垧典给我赵大叔，

又租回来种了谷，

粪不上，草不锄，

由它长成一个一塌糊。

说我穷，我真穷，
衣服尽是大窟窿，
吃了上顿没下顿，
一天到晚肚子空。

说我能来我真能，

过斗捉秤我都行，

买牛买马离不了我，

没我他们就搞不成。

这几年，世事变，

像我这种人，

人家都讨厌，

吃穿成问题，

米面没处借，

左思右想没奈何，

只得投奔我赵大叔。

赵大叔，大财主，

一年要吃二百来石租。

自从成立了新政府，

定了个法令叫减租，

庄户人，齐了心，

各村四处闹哄哄，

说是不减租子就不行。

赵大叔，看的清，

派我四处去活动，

见了老实人，

叫他讲良心；

见了胆小鬼，

吓唬他一顿，
 捣的减租闹不成，
 我的事情就成功。
 什么事情成功不成功，
 这都是为了我的肚子空，肚子空。

(白) 我，赵拴儿，外号人叫我玉石嘴。从小就怕受苦，因此上学会了过斗捉秤当牙子，凭上一张嘴，混个吃穿。自从新政府成立以后，我这一行“不时兴”(注二)了，没奈何只好自己种了五垧地，整天价钻到赵大叔家里，给他跑跑腿，打听打听消息，也无非是为了混个吃穿。这几天，各村四处里都闹减租，本村的农会干事张保元，也在村里活动各家佃户，要闹减租，说是今年的减租不同往年，一定要闹个彻底。刚才我到赵大叔家，赵大叔叫我赶紧四处活动，打探消息，我想那王德锁是个老实人，不免先到他家里走一趟，如此就走哇。(叫板，下)

〔德锁与李氏同上。〕

王德锁 (唱西京) 一年四季勤劳动，
 白天黑里不得空。

李 氏 (唱) 刨闹一年不够吃，
 说来说去只因为租子重。
 (同坐)

王德锁 (白) 我叫王德锁，今年四十七岁，自小就受苦，受了多半辈子，还是个没办法。

李 氏 自己没啦出息，不能怨人。

王德锁 呃，自己没出息。老人们手里，光绪年间遭了年

成，吃了咱村赵财主家二斗谷米，把地押给人家五垧，自己留下三垧山梁梁地，不够种，把押给赵家的五垧地租回来，另外又租了他十五垧山地。提起苦来，也不为不重，就是一年不够一年吃。

李 氏 还不是因为租子太重。你算一算，年时打了多少粮食，交了多少租子？

王德锁 那还用算，租子就是个重嘛！要不是租子重，咱一年打十来石粮食，还能闹到一家三口少吃没穿的，年年是个没办法。

李 氏 这几年还算不赖啦，你不记得，前几年咱们一顿苦菜，一顿糊糊——

王德锁 那还能忘了？要不是八路军来了，咱晋西北成立了新政权，怕咱们早就饿得爬下了！唉！

（唱高调）这几年的世事一天一天好，

都是咱八路军的大功劳。

受苦人一个个翻起身来，

叫化子一年年大大减少。

今日里已经是九月有半，

收拾起槌枷来准备打场。（动手修槌枷）

李 氏 （白）这几天听说村里的人们闹减租子，咱今年可不能像年时那个样子，年时人家都闹减租，就是你前怕狼后怕虎的，“圪扯”（注三）了一冬天，什么也误了！我看咱们今年可得靠前头些，不要再像年时那样了。

（唱高调）年时村里都闹减租，

你是那前怕狼后又怕虎，

今年咱可是一定要减租。

(以下的对白是在过门中，以后凡不注〔切板〕后的道白均是在过门中进行)

王德锁 (白) 明白，我一概明白。

李 氏 (接唱高调) 既明白那就该去把租减。

王德锁 哼，减？

李 氏 怎么？

王德锁 (唱高调) 闹减租我心里十分愿意。

李 氏 (白) 愿意那你就去减嘛。

王德锁 (唱) 我知道这事情为咱自己，

但只是有一个天大难题。

李 氏 (白) 什的难题？

王德锁 (接唱) 减了租怕人家要来夺地。

李 氏 (白) 人家别人家就不怕？

王德锁 (白) 咱不能看别人。

李 氏 保元不是说过，政府里有法令不让地主夺地吗？

王德锁 (接唱) 虽说是政府里已有法令，

地本是人家的还得由人，

咱减租人家夺地你说怎办！

因此上我不敢冒险乱行。(切板)

(拴儿暗上，偷听)

李 氏 (白) 哼，说来说去，你还是不敢闹减租，跟上你八辈子也过不成个好日子！你看一看全村里，除过拴儿，谁家也比咱强。人家保元家只两三年就变了样子，以前一分地也没啦，如今人家要地有地，要牛有牛。咱们呢，连个鸡娃子都喂不起！我跟上你吃不上，穿不上，就不用说啦，你看咱冬生，八九岁啦，穿过你几件衣裳？五岁上做的

“装袄”（注四），今年还得穿，人家过年过节，好歹也能吃上顿好面，你想想咱前二年过年吃什来，连顿好面也吃不上！哼，如今人家公家叫减租，这么好的事情，你偏不敢闹，也不知道你心里谋算的是个什？

王德锁 谋算的什！减租子是好事，我还不知道？

李 氏 那你为什么不减？

王德锁 减？少交人家一颗也过不去！你不记得那一年年成不好，交不上租子，欠人家四五斗，说下给人家“搯利”（注五）上利，第二年补，人家都不让，告到区上，区里把我逮去坐了二十天“班房”（注六），讨保出来，卖了一口瓮，才交齐租子。

李 氏 那是哪一年的事；如今是新政府，怎能和旧政府一样。

王德锁 哼，当财主的甚时候也是有权有势，你一个穷汉就能惹得起？生下个穷命，就不用想那些好活的事。

李 氏 命？什么是个命？不减租就是穷命，减了租就不是穷命啦，你看人家——

王德锁 人家？

李 氏 人家怎？人家怎？

（拴儿进门）

赵拴儿 噢，德锁叔没有上地去！

王德锁 糜子割倒了，谷子还没熟。

赵拴儿 对，谷子迟割出米多嘛。

李 氏 你吃饭啦？

赵拴儿 瞎胡的吃啦。

李 氏 在谁家吃来？

赵拴儿 有谁家呢？还不是在赵大叔家。

李 氏 吃的什？

赵拴儿 喝了人家的口煮饺子汤，赵大妈给了一圪坨冷窝窝，我也不想做饭，一圪坨冷窝窝就吃饱了。呃，婶子，你家的水烟袋呢？给咱抽上几袋。

李 氏 那不是，在桌子上放着。你也该娶个婆姨啦吧，年纪不小了，也该成家立业了。

赵拴儿 婆姨？要婆姨做什？糊糊麻麻活上一辈子就算了。

李 氏 你的那庄稼割的怎么样了？

赵拴儿 送饭罐子打了耳朵——不能提啦！今年一满种了五垧谷子，从种上我就没啦去看过，前天到了地里，站在地头上一看，乱七八糟一片，不用说割啦，剜也剜不起来，连籽子也贴赔进去啦！说也怪，人家谁家的庄稼都长得好，就是我的灰。路过我看见你家的糜子，割倒把地皮都盖满了，德锁叔，你说那是怎么弄的？怎么你家的地里就能长好，我的地里就长不好？论说，我那地比你的地可强得多呢。

王德锁 拴儿你听着：

（唱西京）你自己懒得不动弹，

这可是不能够怨那地皮。

受苦人第一要勤恳劳动，

要迟睡要早起好好刨闹。

赵拴儿 （白）就是睡得起不来！

王德锁 （接唱）只要辛苦下的到，

雨水调匀收成好。

赵拴儿（白）咱就是受不下苦嘛。

王德锁（唱）年轻人本应当好好受苦，
不应当跟坏人胡嫖乱赌。
务庄禾不下苦糟踏籽稍，
我劝你收了心多下辛苦。

赵拴儿（白）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唉，我就是这块材料啦！

李氏（接唱）今年的收成真呀真不错，
一垧地能打六呀六斗粮，
只不过租子太呀太实重，
赵财主就要一呀一半多。（切板）

赵拴儿（白）对，对，对了，提起租子，我倒想起一件事来，这两天听说咱村里又要闹减租啦。

李氏那就好嘛！依我说早就该减啦，庄户人家受上一年，地主家就得拿一半。呃，拴儿，你那租子减不减？

赵拴儿我那淡毬事，赵大叔待咱不错，没钱啦，拿上，没米啦，盘上，要是再减人家的租子，唉，那就说不下去。再说，出来进去的都是一村里人，因为这点子小事，闹翻了眉眼也不好。唉，这些年月，一家不知一家的苦，赵大叔也是过的不好，德锁叔，你那租子减不减？

王德锁我那租子？看人家众人们吧，众人怎地我就怎地。

赵拴儿人家怎地你就怎地？唉，德锁叔，事情这得自己拿主意。依我看，人活在世上，处处都要讲个良心，良心要紧！

李氏哼，良心，你看人家保元，减了租两三年就闹好

了，要地有地，要牛有牛——

赵拴儿 说起保元来了，他当咱村的农会干事，什毬东西？一个拦牛放羊的长工汉，他懂得个什？走过什地方？农会再开会的时候，我要提议重选一个。

李 氏 那让你当？

赵拴儿 怎么？你看我当不了个农会干事？

李 氏 当是当了，就是怕你把全村的年轻人都引坏。

赵拴儿 你真是“看扁”（注七）人啦。

李 氏 你也不怎么四方。

赵拴儿 我不和你说了。

（保元内白）德锁叔在啦不？

李 氏 在啦，保元，来吧。

〔保元上。〕

张保元 噢，拴儿也在这里？

赵拴儿 哎，保元哥来啦，这两天很忙吧？咱们村里的事，全仗你领导哩，没有你，咱村里的人就没啦主意啦。噢，你坐，我还有事哩，（出门）狗入的，他为全村人，我为自己，我两个话不投机。（下）

张保元 这后生再不回头，一辈子就完了。

李 氏 是呀，他要是再这样下去，就非讨吃不可了。

张保元 德锁叔，刚才他和你说什来？

王德锁 没，没，甚也没说，闲“拉嗒”（注八）了一气。

你抽烟吧。（送烟袋给保元）

张保元 不能吧？

王德锁 没有，没有嘛，真的没有。

李 氏 嗯，没有？唉，你这个——

张保元 （问李）拴儿来说了些什？

李 氏 唉，保元！

（唱剪剪花）刚才拴儿他来串，

东拉西扯胡乱言；

他说租子不该减，

为人不该把良心偏。

张保元 （唱银扭丝）我这里听她说来历，

不由得叫人好生气，

拴儿什东西，

说话没根据，

他的话你就不能信一句。

（白）德锁叔，你可不敢上了他的当！那人的底细谁不知道？一天价就凭着那片子嘴过活，东说几句，西说几句，没一句正经话，人家叫他玉石嘴嘛。

李 氏 （唱剪剪花）这些话我对他说了几遍，

减租的事情他都懂。

就是心里有事一宗。

张保元 （白）什事？

李 氏 （接唱）怕夺地因此不敢行。

张保元 （唱银扭丝）听说德锁心里怕，

我这里上前说分明，

减租这事情，

政府有法令，

减了租决不许地主夺地。（重复唱一句）

王德锁 （唱剪剪花）你说此话我明白，

不准夺地有命令，

但不知把稳不把稳，

因此上我不敢冒险行。

张保元 (白) 不要怕, 我保险! 新政权的法令哪一条没有实行?

王德锁 (唱剪剪花) 这些话我就不敢信,
年时就有夺地的——

张保元 (白) 什地方?

王德锁 (唱) 离此不远刘家村,
佃户的地就没种成。

张保元 (唱银扭丝) 德锁叔你听我说来历,
刘家村为什被夺地?

众人不一心,
没有组织起,

因此上才叫地主夺去了地。

前几天刘家村开大会,

减租退租还退了地,

大家心一条,

什也能搞好。

李 氏 (白) 对呀, 人常说众人搂柴火焰高嘛。

张保元 (接唱) 我劝你去找地主走一程。(切板)

(白) 德锁叔, 只要咱们大家齐心, 组织起来, 团结的紧紧的, 地主就夺不了咱们的地。我劝你还是到地主家走一趟, 把你那减租和抽约的事先和他说一下; 他要不好好的答应, 明日咱们全行政村开减租大会时候, 再在大会上解决。

王德锁 这阵就去?

李 氏 去, 去吧, 怎么还三心二意的, 赵财主又吃不了你。(保元、德锁同下)

李 氏 唉, 真是难说。(下)

第 二 场

[赵卜喜拿酒壶、菜碟上，一边说话一边吃喝。]

赵卜喜 (念) 满嘴里良心义气，
一肚子阴谋诡计。

明地里拥护法令，

暗地里坚决反对。(坐)

(白) 我叫赵卜喜，村里人叫我赵剥皮。老人们给我留下了一百多垧地，到了我手里，吃租子、吃利钱，春天借一斗、秋后还斗半，借我一块钱、一对月就得还我两块，所以我又买地又典地，闹成六百多垧的个光景。想不到二十六年日本人来了，把我城里的房子一火烧尽，二十八年又建立了个新政权，定了个法令要减租，头一二年干部们要减，我告我那些佃户们说：你们要减租，我就要收地，吓的他们不敢减了；年时又闹减租，有几个灵动些的人在村里闹得很厉害，没法子，减了几个，不过大部分还是明减暗不减。今年又到了减租的时候，听拴儿告我说，又有人在村里活动哩。我已经打发拴儿去打探消息，叫他暗中活动，破坏减租，我这里稳坐家中，看形势想法子对付。唉！

(唱五更) 我这里自思自想，

实在是费思量，

减租赎地于我大不利，

我这里暗地反对它。

叫拴儿出去活动，
破坏减租有决心，
众家佃户常来找我，
找得我麻烦又生气。

(转岗调) 我这里稳坐在窑洞里，
等拴儿转回来报告消息。(切板)

(拴儿上)

赵拴儿 打听得减租消息、减租消息，快报与大叔知道、
大叔知道。(左右一看) 没人，我就进去。

赵卜喜 拴儿，事情办的怎样？

赵拴儿 大叔你听：第一件，保元前天到主村开过会，回
村里来说，今年的减租和往年不同，不但减今年的
的，还要把自有了减租法令以后，没啦减的地租
子都得退回去。

赵卜喜 嗯！这些我早就知道。还有什？

赵拴儿 第二件，这两天王家寨有好几家佃户来寻刘二财
主，要减租，听说二财主都应承了。

赵卜喜 嗯！

赵拴儿 刚才我在街上听见丁丑吼着说他要来寻你，那家
伙是个冒失鬼，又是个干部，民兵小队长，我看
这事……

赵卜喜 不怕！叫他来吧，你再说你的。

赵拴儿 我把那些话也都给村里人说了。

赵卜喜 怎说的？

赵拴儿 我说：你们再不要闹减租了，旧军今年冬天一定
要上来，日本人帮旧军的忙，也要来“扫荡”。

赵卜喜 他们怎么说？